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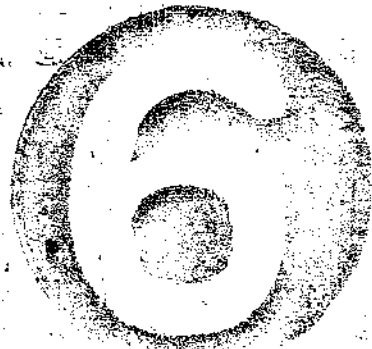
國語文藝

期六第 · 卷一第

(錄 目)

刊 月

略論批評·雜感·書簡(理論).....	陳道謨
當暴風雨襲來的時候(報告).....	萬敏
奇沙河(詩).....	匈牙利·裴多菲作 覃子豪譯
紳士，你也受辱了(詩).....	田壘
海 燕(詩).....	魏精忠
漢奸的報酬(小說).....	新 奇
拂曉攻擊(散文).....	周 佛
再度到前線(戰地通訊).....	馬 翹
阿彌陀佛(小品).....	一 葉
振奮吧弟兄(詩).....	靖 飛
伊蘭布倫(長詩)(六).....	卡 斯
肅清殘寇.....	民 因
(封面木刻).....	



出 版 日 期：中 華 民 國 廿 九 年 二 月 十 日

定 價：每 冊 零 售 國 幣 捌 分

編 輯 人：憶 濤 · 問 濤

發 行 人：江 雙

印 刷 者：成 城 出 版 社

地 址：成 都 光 華 街 八 十 七 號

略論：批評·雜感·書簡

陳道謨

一 批評

我曾在「一篇批評」的論文中談到「批評」的重要性，當時也會被一些文藝上的朋友們贊同，然而我覺得這祇是少數人的注意，還沒有提起我們大多數作者實際的去工作，今天因此我要大聲疾呼：「我們要展開文藝批評的偉大工作」。

「批評」，誰也對它這樣的說：「這是多麼艱澀而苦極的工作」。好了，今天從事文藝批評的朋友，之所以寥寥無幾（也可說沒有）的原因，也就是這句話隱藏在各作者的心頭吧！這影響，不得不認為大。記得希臘作家比士里曾這樣告訴我們：「怕苦的，最好退出文藝的圈子以外」這證明了我們文藝工作者是不畏一切困難的，如果我們認為「文藝批評」是一棒吃力的工作，那就可走出文藝的這個界限。

我們現在高叫「怎樣沒有偉大作品產生」的口號，這仍然有着多方面的關係，然而沒有「文藝批評」當在這關係中占有大部的成分。因為一篇作品的寫出，假如失掉客觀的批評，那作者以後的作品，是永恆如昔的，無進步的，反而漸趨退化，這

理論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吧！正因為「批評」是個指南針，因此我們文藝工作者，就得展開這個「批評」的工作，也就是多多獻身於「批評」界中，去苦心爭取「批評」的效

二 雜感

這也是為一般文人棄之於腦後的，雖然魯迅先生幾十年的苦心寫作雜文，但是這工作到了現在却沒有人來繼承，就是有，也少得可憐，這不得不說是文藝後進者的恥辱，同時也不得不說是欺了已逝去的魯迅先生。嚮中的魯迅先生！我們作者將怎樣對得住你呢！除了現在加緊寫作雜文而外。老實說雜感的作品，尤其在這烽火連天的今日的，是異常重要的，因為它是一種刺激的東西，它能給敵人，漢奸和一切無實污的打擊。

在這裏有人說：「我沒有感，怎樣寫呢？」其實這全不成理由，除非你是盲目者，或是在牛角尖端居住者，然而你默認你是這樣的人嗎？既是不，那你就會覺觸到社會各種的情形，這些各樣各色的情形，通過你的理智和筆尖描繪出來的，便是

一篇雜感文，用這樣的筆調而寫出的雜感，是偉大的，有力的。

因此我希望不久之後，雜感一類的作品，能像春天的植物，在全國的每個角落裏，茁壯的萌榮起來。

三 書簡

這的確奇怪，所謂小說家，詩人，理論家，……與人寫起信來，却使人厭看，大概作家們都忽略了「書簡」也是文學中的一要部門。自「五四」運動來，「書簡」這類的作品，實在少見，魯迅先生的全集裏，是有着一部分，其餘各位作家的書簡，看到的，也不能使人滿意，由此這顯明的指出「書簡」是不易寫好的，因為它的內容與詞調，也像寫小說一樣，有結構的問題，技巧的問題，如果用一般的寫法，那就會給讀者一個平凡，同時失掉自己所想到的目的和效果。

「書簡文學」這樣看來是有價值研究的，而且我們從事於文藝工作者，應該努力去展開「書簡文學運動」，俾得它在這萎萎欲死的氣氛中，重新裸露欣欣地笑容。

寫於新繁寶峯山

當暴風雨襲來的時候

萬 敏

——虎口餘生記之二—— 一、悲慘的十二月十二日

不知道還有人記得不？大南京是在十二月十二日淪陷的。

是這天上午八點鐘的光景，幾個同志正在我房間裏商量工作的進行辦法，忽然聽得「砰！砰！砰！」的十幾聲槍聲，一位同志詫異得跳起來：

「什麼？未必進城了嗎？」

「沒事！沒事！這幾天很混亂，誰有槍而高興，誰就可以來幾吓。不要神經過敏吧，鬼子們決不會這樣快的。」另一個同志這樣說。

「也說不定，因為昨晚我們的軍隊已經撤的差不多了。不過，這以前，為什麼沒有聽見一點響動呢？」又是一位同志的意見。

我們剛談到這裏，門外有兩個同志氣喘喘的跑到我房裏來，好像受了好大的恐嚇似的，上氣不接下氣的說道：「老王，不對了，東洋……東洋人……鬼子已進城了！現在已經到了難民區口子上，是一班人，穿的黃呢軍服，翻皮的黃鞋子，頭上戴的毡窩式的黃呢尖尖帽，手上提著槍，一高一低的向前躍進。前面一個，大概是個班長吧，拿着一張鬼子旗……是的，鬼

子真的進城來了。我剛剛看見他，他就把槍對準我推子彈，我幾乎被他嚇死了。我沒有別的辦法，只好不顧一切的拚命逃跑，幸而沒有多遠就轉到了左所巷這個彎子，否則恐怕已經完了。同我一路的還有幾個老百姓，我因為跑得很快，幾步槍在他們的前面，隨後就聽到了十幾聲槍聲，大概他們已經沒命了吧。你們聽到槍聲沒有？」

「不要吹牛吧」我說：「為什麼在這時候以前，毫無一點響動呢？鬼子們從南門到這兒不是很遠的嗎？為什麼一槍都沒有放呢？」

「先生，你真聰明！難民區以外，那裏還有人？他放槍打誰呢？」那位特來報告消息的朋友，深怕我不相信，又給我這樣解釋。

我終於有點疑惑事情變化得太快，所以又問道：

「難道我們的將士們也完全嚇死了嗎？為什麼不抵抗呢？」

「當然抵抗了的！」另一個同志接著說：「但是能夠抵抗多久呢？在一個預定放棄的陣地或城池，當然終於會有放棄這一天的。」

「壞事！」我不禁失聲喊道：「那麽真的進城了！我們的軍隊，恐怕在昨晚已經

有計劃的撤光了」。

「接着我們在屋後高處一看，五台山上大約有兩連人的光景在那裏休息，兩支鬼子旗在那裏隨風亂舞。看見了這種悲慘的事實，我們都低頭無語了，在心的深處，不約而同的記上了這樣一筆血債：『十二月十二日，南京淪陷。』」

敵人怎樣進城的？進來之後又怎麼樣？這個我無法詳細的知道。因為這時候，除了大膽的漢奸比較可以活動和隨便通行外，其他的難民，沒有一個不是在輪告着：「該能渡過這第一個生死難關，誰還敢出來兜風或者看關呢！上海路是難民區內唯一的一條最熱鬧的馬路，在今天這種情況之下，也得不到一個中國人的影子了。」

午後，我壯着胆走到左所巷口，試想着探看一下難民區外的情形。路上行人絕跡，在難民區和非難民區交界的十字街頭上，有大大小小十幾個和我國裝束不同的士兵，而部上多半都長得有絡腮鬍和仁丹鬍子，騎着腳踏車，在那裏來來去去的巡視；當然，那就是我們的仇敵，東洋人，日本鬼子了。我圍着五百公尺的光景，看着他們那野獸般的兇狀，身體不由自主的發抖起來，鎮靜不下，好像失去了支持力一樣。直到黃昏時候，街道上還沒有行人。

鬼子們也還沒有到難民區內來。夜色漸漸的佈滿了大地，黑暗也就隨着籠罩了南京的汽笛聲，佔去了整個的空間；敵人的大部隊，也就在這個黑暗之夜裏，全部開進城內。從此後，南京便不復見天日了。

二，該死的膿包

敵人進城了，這是意料中的事；在敵人背後插下一隻寶劍，也就是根據這個不可避免的事實而定下的一種計劃。然而因爲一小部份的不健全，幾乎貽誤了國家大事。在這裏我們得到了一個教訓，就是我們對於一個革命伙伴的要求，不單是他本身的技術，最要緊的還是他的革命精神和道德。譬如我們這位奉命留京擔任時務通訊的陳台長，他的精神和德操，就太合乎我們的要求了。

在前幾天，我對他的信仰都還沒有發生動搖，當敵人進城來的那一天，他——陳台長就原形畢露了，不但發現得沒有勇氣，甚至顯露出沒有腦筋。當他一聽說敵人已正式進城的時候，橫身上下立刻發起抖來，並且顫抖着聲音說：

「敵人進城了，要是我還在你們這裏，萬一被他們搜出來，看見幾個都是光蛋，不說我們是抗日份子嗎？那怎麼得了呀！……我要走，請你趕快告訴我這個路如何走法？」

突然聽着這幾句話，我不禁有點疑惑，這位陳同志發了瘋，不然，爲什麼會這

語無倫次呢？難道在接受留京命令以前，竟敢沒有考慮到這是一個危險的任務嗎？

「我倒霉了！」他繼續說着他淚眼巴巴的話；「我該死！爲什麼我要答應何總台長來作這個事情呢？同他們一道搭安民

輪到漢口去，不是很舒適而安全的嗎？天啊！我真沒有算到南京會淪陷得這樣快！在我最初的打算，以爲總有兩三個月時間給我們作周密的準備，同時想在未淪陷以前弄一個頭緒出來，就完全交由你負責。你們是軍校學生，受過嚴格的訓練和革命的洗禮，當然能夠擔負這個工作。我自己，老實說，還有點嗜好，那裏能夠幹這種冒險犯難的事……我錯了，打算錯誤了。天啊！不知是誰害了我的？也許是我自己的糊塗吧！……」

他說完了這些話，眼淚汪汪地好像一個小孩子樣，面色蒼白，手足無措，那樣子既可憐又可惱。我真不曉得何總台長怎麼會找他來負這個重要的責任？也許關於無線電報方面的技術還很不壞，但是精神方面實在太不行了，甚至還染得有吃鴉片的惡習，這更是糟糕透了！我要早曉得他是這樣的一個膿包，那無論如何是不願意和他共事，因爲跟他在一塊，不但不能達成任務，反而要被連累着貽誤戎機。這時候，我也只好隨他的便了，不走當然很好，走了也沒有多大關係，說不定還可以減少一點障礙！所使我覺得躊躇的，只是因

爲自己對於通訊這種技術，是剛從學校裏出來，還不十分有經驗，恐怕將來會遇着困難，一時不能解決。然而事到其間，也沒有旁的辦法，只好一面工作一面學習，在實際工作中去獲得經驗。暴風雨的襲來，正是試金石在考驗一個人的堅貞與否，腐了的膿包，就讓他滾去罷！

黃昏以前，他終於離開了我們，由上海路溜到陰陽營去了；據說那兒有一個和他嗜好相同的寡婦，對他很感興趣。

在他臨去的時候，也許是爲了敷衍面子，說是臨時都要過來，並且稍候一二日，就設法開始工作。但去了之後，一個禮拜了，還是渺無音信。在這一週禮拜之中，敵人用那大卡車不知道捆綁了好多人到關去，當然，這些人是永遠不會回來了。這的幾天不來，我以爲恐怕也趕上了這個劫數，但聽說煙灰之類的人，反而不容易被選，車子載出去的都是些筋力壯的人。那麼他大概是那被騙片和寡婦弄得起身不得了吧！

二二．掩護

他之不來不打緊，這一個禮拜內，却相當的把我振慘了。

「敵人的敵人的當天和次日，因爲要肅清量的在軍事區域搜索，所以還沒有時間來光顧難民區。但難民區內的人，却都知道這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爲了未雨綢繆起見，很多人就都利用這一兩天，設法自處

和掩護。

十三日的那天，張同志在國際委員會給我活動了一個抄收文件或者替外國人翻譯的職位，當天晚上他向我說了，我很高興的同意了。這主張。十四日我就同他一路去北平路一個姓李的同志家裏，因為這事是李同志介紹的，所以我們得先去和他接頭。

這時候，誰都知道敵人見人就拉，拉去就殺的消息了。我和張同志壯着最大的胆子，由上海路口的左所巷走到北平路，每一秒鐘都是在心驚胆跳的，因為我雖然已經見着過日本鬼子了，但是還沒有和他們對面走過，簡直不敢想像那種遭遇下的危險和恐怖。還好，一直走到李同志的寓所，都沒有碰着意外的事情發生。

當我們會着李同志的時候，他告訴我們國際委員會的事情已經有人佔了先，我們的事以後再說。這真所謂有興而來無興而歸，沒有辦法只好仍舊回去。這時候，張同志因為有點別的事情要到他處去，不能同我一道的了，雖然恐懼的心理更高度的增加，我也只好硬着頭皮單獨的去碰，平時我是不信迷信的，這時候却也不能不把「聽天安命」幾個字來安慰自己了。

由北平路出發，還沒有走到一箭之遙，啊呀，大事不好，遠遠地，有一羣鬼子兵，大約是五六個人的光景，惡狠狠地正對着我而來。我正在不知所措的時候，幸而剛好走到一條小巷的口子，我就很自然的轉灣進入這條巷內，那幾個鬼子兵，

不知道是沒有看見我呢？還是已經看見了，而并不重視我？總算沒有來尋根究底，不過就這樣，我已經嚇得有點吃不消了。

小巷快走完了，沒有事，剛要照着原來的方向轉入另一條街的當兒，忽然又有兩個鬼子拂面走進巷來。這一下可真的把我嚇壞了。在這種情況之下，只好真正的「聽天安命」。好在我的身體并不魁偉，再加因受恐懼而變得臉青面黑，看來大概還不至於像一個「抗日份子」，所以就鼓起勇氣迎頭走去。奇怪得很，公然沒有引起那兩個鬼子的注意，出乎意料之外地安全，就從他們身邊擦過去了。

經過了這第一度的難關而未發生意外，我不禁有點感到已有經驗，所以從小巷子轉入另一條街道時，比較的可以放心走了。還好，一直走攏左所巷，都沒有碰着第三排嚇人的東西。

當我走進我那間小屋的時候，全身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雖然並沒有經過鬼子們的盤問和檢查，不知怎樣竟也捏冷汗如此之多，也許因為是初出茅廬吧！

一波未平，二波又起，我剛剛坐下，喘氣都還未平定，張同志的父親，突地很慌忙的對我說：

「王先生，不好了，今天東洋鬼子來清查了三四次，幸而還沒有清出甚麼東西來。你們有甚麼危險的東西，就快點藏在別的地方去吧！不要連累了大家。」他把話說完就出去了，看那樣子也像嚇得相當的慘。我巡視我的房間一遍，一

時也看不出究竟被搜查過沒有，再看掉子下面的黃桶，原來裝進去的米，倒也還靜靜的在那兒躺着，像是沒有被驚動過，那麼在下面的電報機器，大概還沒有碰着什麼危險吧！不過，情況實在是在日益緊急，這終究不是一個安全的辦法，為防不幸於萬一，實有進一步掩護的必要。

夜深了，黑暗籠罩下的南京，照例有若干同胞的生命在這時候被掠奪，若干同胞的財產，在這時候被掠奪，若干同胞的精力，在這時候被掠奪。這時候的我，為了自掘一個埋藏機器的地窖。沒有別的器具，只有一把小小的柴刀，沒有別的伙伴，只有我一個人在那堅硬的水門汀地上，足足費了大約五個鐘頭的工夫，才挖出尺來深的一個小孔，夜深人靜，不敢弄得太響，所以工作的效率簡直不夠大。電報機是收音式的，就是既可以收發電報，也可以收音廣播，而那外表的形式完全是一個收音機。這時候，我也不管三七二十幾了，用刀子把機器的木壳削去，單取出內部的機件來，連同幾個B電幾個A電用一個麻布口袋裝着，放在這個費了我九牛二虎之力掘成的地窖裏，上面蓋上一塊木板，然後堆泥踏平，等到工程大致告竣的時候，東方已經發白了。

這一步工作做了之後，我想我已不會再有什麼大的危險，等到這暴風雨過了，總有一個比較平靜的時間到來，那時候，再來展開我們神聖的工作吧！

奇莎河

像急急地跑到母親面前的孩子一樣，

在夏天的黃昏。

我從變流的支如川的岸邊。

看見蛇行的奇莎河的風景。

沒有河底的奇莎河啊！

日光照在河面上，

你在靜靜的流着清波。

在河面上赤色的陽光，

像跳着舞的妖精一樣，

我聽見的是音，

如銀的拍車在響。

我從什麼地方來，

金色的砂在草地上展開，

被割倒的青草，

重重地在這兒安排。

草地的那方，在林內，

籠罩着暗暗的黃昏，

在林梢上像流着鮮血一樣地殷紅，

又像是火要把森林燒盡。

奇莎河的對岸，

有密密的叢林；

在那叢林中，

遙遙地聳立着遠村的塔頂。

像快樂的往昔的記憶一樣，

桃色的雲流過青空，

遠遠的微笑着，

是馬爾馬羅亞的頂峯。

沒有什麼聲音，

在莊嚴寂靜中，

時時有山鳥囀鳴，

像蚊蟲的羽搏一樣，

聽見遙遠的水車的聲音。

村姑由對面出來，

手裏持着水瓶，

在河邊吸着清涼的水，

看見我，便急急地回村。

我像是在這兒生了根，

沉默地立着，

陶醉於大自然永遠的美景。

自然啊！光輝的自然啊！

匈牙利裴多菲作
覃子豪譯

我用什麼言語來形容你，

假如你有很長的沉默，

你則有很多的話語。

我傍晚回家，

摘取了作晚餐的果品，

在火爐之旁，

我慢慢地同朋友談心。

何故要誦詩奇莎河啊！

這話語在我朋友面前聽見，

說是奇莎河是全世界最和平的川流，

我覺得這是不正當的非難。

在數日之後，

鐘聲把我驚醒，

我從窗外看見了海，

聽見「潮來了，潮來了」的呼聲。

像打破手枷的狂人一樣，

奇莎河在平原上漫流，

像要併吞全世界一樣，

奇莎河衝破了長堤怒吼，

漢奸的報酬

新奇

漢奸阿毛，當又鎮淪陷的時候，神氣活現的闊綽過一時，現在，却被幾個寇兵推進了一間四面不通風的暗室裏，跪在地上，低下了頭，身體彎做一團，抖個不住。寇酋石井坐在一把交椅上，三角着眼睛，怒不可遏的釘視着他，一言不發，寇兵端站在兩旁，空氣顯得萬分的沉默而緊張。

是在昨天晚上事情，漢奸阿毛探知離又鎮僅十里路左右的又莊上，潛匿有二十來個游擊隊，便速即報告寇酋石井，派一排寇兵去「掃蕩」豈知離又莊不到兩里路的×村裏，就在前天晚上潛來我正規軍一連，與×莊上的游擊隊已取得了連絡，當寇兵來到×莊與游擊隊發生槍戰的時候，我正規軍便從四周包上來，與游擊隊兩面夾攻，將一排寇兵囊中捉斃似的一網打盡。

「支那狗：好刁滑的，竟敢在我們『皇軍』面前玩手段，看；現在究竟是那個倒了霉！」寇酋氣勢兇兇的開口了，衝破

了死寂的空氣。

「軍官老爺：這是意外的變故呀！」漢奸情慄的申訴他的冤枉。

「你還敢強辯？支那的奸細！快說出來，支那軍究竟有多少，住在什麼地方？」寇酋把漢奸阿毛當作了我軍的內綫，強迫他招出我軍的實情來，但事實總是事實，漢奸總是漢奸，叫他有什麼好招呢？

「真是天曉得的，老爺是我的第二個父親，我只知盡力替老爺效勞，那裏還敢想到別的心思」。認賊作父的漢奸，真是對寇軍已盡了他所有的「忠心」，爲了要討寇軍的好，將他家裏的豬呀牛呀殺了來孝敬寇軍，並且還將他唯一的女兒，作了禮品，送給寇酋石井享受。

「狗子！什麼效勞不效勞？支那人不幫助支那，難道還會真心的來幫助我們『皇軍』？五十來個弟兄的性命，都斷送在你這狗的身上，還不從實招來，識相些！寇酋咆哮着，眼睛睜得洞樣的放着兇狠的光。

「軍官老爺，實在我是忠心於你們『皇軍』的呀：×村×村的游擊隊，都是我來向老爺通風報信而消滅的呀；」出賣了他父老兄弟的漢奸，還想用他的「功勞」來抵銷他這次的「罪過」！

「雜種：不吃硬是不肯招的，拿紅鍊來！」

寇兵拿出一條早已準備好的燒得血紅的鐵鍊，剝去了漢奸的衣服，將牠盤在他的身上，一時像投炭入水似的發出刺刺的聲音，冒出陣陣的白烟來，漢奸慘叫一聲，暈過去了。立即舒開紅鍊，一盆冷水澆在漢奸的頭上，便甦醒了過來。

「嚇嚇！現在該肯說了吧？爽快點；」寇酋死沉着臉冷笑。

「軍：：軍官老爺，實：：實在叫；叫我說些什：什麼呀！」漢奸顫抖着聲音，實在他並沒有與我軍通綫，叫他說些什麼？要是胡亂的說？那他還有什麼命呢？

「嘿！還要抵賴？再來！」寇酋指揮

左右。

「奧奧；我說！我說！」是肉做的身體，究竟受不了燒烙的痛苦的漢奸，眼見第二次苦刑又將上身的時候，不得不東拉西扯的把我軍有多少多少，住在什麼什麼地方，說了一大堆。

「好厲害的奸細，究竟沒有冤枉了你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說，來！拿出去結果他！」判決詞下了，幾個寇兵七手八腳的上來推他出去。

「老爺！老爺！有話……話，！」

「去你的！狗子！」

到此，漢奸阿毛已完全絕望了，幾分鐘內，生命已不是他所有，天良的發現，使他深深的悔悟：「呀；我總是中國人呀！怎麼可以去幫助敵人來危害祖國？我走錯了路了……；但是遲了，惡人自有天誅，現在他良心的發現，只有隨他的身軀埋葬在地下，而臭名終是遺留在世人的腦海中，以到於萬世。

一顆無情的子彈，作了他做漢奸的報酬……(完)

拂曉攻擊

周佛民

天，鉛的覆釜。雪花，冰屑，沙沙的打着鋼盔。湖風像披人的魔鬼，撲向我們的面上，撲向我們的胸脯，想從那裏面抓出幾百顆健兒血淋淋的心。神麻木着，腿是不屬於自己的了。但仍：是：擦，擦，向前進。不管刺棘的羈絆，強硬的步伐。因爲不屈的靈魂，是有着倔強的起伏。

雪在衣上化成了蒸氣，肩在發酸，汗在奔流，流向紅腫的額角，流向凍裂的腳背上。穿過森林，又爬進了山谷，路像是走了又模糊的伸展開了。冰和血在踐踏下變成了一塊。槍尖碰着樹枝，使紛紛掉下晶瑩的王簪。冬之夜，吐着沉悶的氣息，鳥雀早已停止了悲啼，朔風吹着溪水，也是怪淒厲的銀光上顯沒。

誰都忘記了一切。在這崎嶇的山徑裏，「擦！」高個子的一排子彈插進了胸膛，輕巧的臥倒，我同樣臥在亂塚的背後。他在乾糧袋裏，掏出電筒和軍用圖，辨認了敵人的方向和自己的方位。我熟識了敵人的方向和自己的方位。海，黑冥冥，一些兒不見，朔風帶來的聲音，祇有颯颯的樹響，把槍靠在土塊上，依背已停止了辣痛的重厭下溶化，破裂的雙手。

着囊，疲倦地望着黑空。現在總算是得着暫時的安慰了，我想。旁邊的他，蜷曲着。抬頭望着幽暗的樹林。我推他，他翻過身來，鼻孔裏發出輕微而驚異的聲音：「發現，你……？」時坐起來喘着。霧，下來了，什麼都沉澱在濃的乳汁中。

是時候了！我們重新臥下，加緊周圍的監視。呼的一聲，步槍的一顆子彈飛過樹杪。我的心起了回響，一道熱流，散佈了全身。接着又是一片怕人的沉寂。遠山露出迷濛的輪廓。霧已變成了雨點，尖厲的風，更增加黎明的寒氣。一陣衝風號音，四野忽如爆發了炸彈！

衝下山去！不管堅冰碰破了頭皮，峭巖洞穿了雙腳。風刮着殺聲，聲音裏捲着人潮，滾向日本鬼子豺狼的穴巢！我迷了伴侶，只見槍尖放出紅光，黑積的鬼子，在紅光中假倒。我們在豺狼的屍上踏過去。我們如瘋狂的怒獅，殺聲震落了枯枝上的結冰。發現敵人在大混亂中，繼續耀進。因爲在已經二八，一二，二五，於西昌

是個減行早分也，近中。道梁我過截無咽 如這但可有 在，烽，居重 雙
午指除軍也了先早 的，今前出們氣斷疑喉 何四是以有 盼是火當然赴 江兄
餐導內前總的後就這情拿天進發在來了的。要踏個大借復本望應連然如前我
時員心的待，出是次形一特，：這。這，現致不字家這原來着該三是以願線前
候一的準在不發預行。部別十向一現條長在敵了就在機同的火作；應信一會
，塊奔備一過，料軍 份在五着個在生江敵人的。好說「到前線去」多將好信
營到多。個我照中，時隆日皖企是命是人的。像有一種吸力，休改了吧！候我古皖息體健
長紫頰在禮以理的非常事當忽忙，遊餐前一所發就時本來重赴
對右悶出拜為是事當忽忙，遊餐前一所發就時本來重赴
我庵，發之我應，忙，遊餐前一所發就時本來重赴
說去早的後們該忙，遊餐前一所發就時本來重赴
：遊餐前一所發就時本來重赴
一玩後一所發就時本來重赴
指，天以的準本來重赴
導歸我，還時備軍重赴
員來約為沒間待各赴
時了了有，很部皖
今已幾想作至充隊南

戰地通訊

再度到前線

在萬興生然誼軍其一的；們古「
血分先奮或的真書你現個冒個可雖樸馬
的的生的朋機的通傍離在導味優是然先生
鬥擊，！友會，試午開我帥：良，只里生
爭誠請，中一嗎之了想或我的你是村：
裏，怨心得個？餘我更朋是青之善，明
，願我裏到苦能里早的。就帥我認前們
掙你的是一的夠村的。把。認識方將
扎：唐感一個青年常人一當裏使無征開
出在突無私年們個當裏使無征開
你萬吧限心，和們個當裏使無征開
偉！我的欽在我們後求：我請去感！小
大征我以愉佩一個作，：我請去感！小
光途以愉佩一個作，：我請去感！小
的，二和先偶友在當的我的情我的

上公，應去說剛政包天員給得里地，天
而室寫事過：剛治了早，我去，到這師
寫去了情嗎一進部一上馬配接這師真部
；果張他一先，回黃發了，一個治我會
然條說我生房到包一；不下地部忙的
有在：同，東宿車。同一。方有了決
一你—答你的營，莫時會我，五，議
張的我說回小地先得今，立在里只，
字桌等沒來老，到辦大馬刻出，有要
壓子了有以關已車法還夫叫發到半我
在上你，後俱經政，要來傳前車天們
一—很同，促日治只釘報令，政的明晨就
本，久時到不落落部好掌告兵公治光陰就
書我沒問辦安西，拿，：去私部陰就
下走有他公地山後一準一喊的有，出
而進同有至向了到塊備指馬事二駐發
，辦來甚畏我。帥錢明導夫都十營—

病年戶在分作一應國生受，的 的能為鑑，在
的。煙這別學個該有死。導談「屋不臨易除我
關我火教的編朋來習存四帥話×子向別知了快以
係在中育時的友一識亡海，同 裏他的錄上更後一
，這，落候研，個的的之先抱志來說禮和而離，
僅裏像後，究我大青時內生歎，以幾品一那開我
辦雖你的我，願的候都這得平後句。部張這還
了有，浮對和經關，是一很時，話在詞條兒是
一三却梁你抗今結都青弟類！我我的這選子的少
期個是，有戰後。是年兄的如們對，種，時有
將月一尤一開友現抗，名今沒他傳情拿並候和
丁的個其點題說在戰中在稱，有談分勢來且，他
訓時風是願的的 的國這，你機了兵之送將他接
練間毛里望討通我村的國我也會下把下我他却近
，，驍村：論訊承石青家也不作面他，，的這，
另因角，我。中認，年民不必長的請我說一樣想
外為的五覺在，你我，族敢客時話到是是部親不
和多青百得這常是們中爭接氣問；我不作纏切到

承張個夫早不學
認磅字，出大生
了紙，他晚喜，小
是看歸歡因老
的請寫見：和啼
之磨捨為要我的我也他學，
精神，得世，他門有話而淨
，不入的並非用他口和，被梁
去能地根且燕「貼他同開中
抵負獄本給術，了談時革學
住重，他字就一語每了校
這任不健這寫立指的天的的
偉，能康樣一刻導機因。一
大君登是寫堂去員會公一個
的當天幸着屏頁。在向三
時以堂福：。了「有外我年
代堅，的 我一四一，是級

前途！

馬翹

阿彌陀佛

一葉

「我離別那生長我故鄉的前夜！
 狂熱地緊抱着我，低乾我的眼淚，像
 哭一般的說：『琦！您去了！一您要保養
 着您的身體，您的一切是屬於我的，您珍
 重着您的身體，就像愛惜我一般！……
 她不是哽咽的快要哭了嗎！』

我左手撫弄着她那蓬鬆而溜光的頭髮，
 我的眼正凝望着她那雙靈活的眼，我心
 愛的，我不願別了的眼，我的淚水自然
 地滴向她那像十五月夜那豐肥而雪白像月
 兒一樣的臉，我的嘴不自覺地接近着她那
 胭脂般的小唇，輕微仰起着頭，一雙白藕
 般的手緊抱着我的頸而深深地熱吻了：「
 愛的！您丟了我嗎！您願意丟了我嗎！……」

「輕！我愛您我永恆地愛着您！我更
 望能早一點征服『支那』我便安全的回來
 了！我希望您，我去後，夜夜向菩薩默禱
 ！祝禱您的人兒早點歸來吧！……輕！我
 死都愛着您呢！他沉默的，而沒精打彩地
 親壓着她的臉，但是他觸着她的嘴唇時感
 覺冷冷似的。

「輕！您怎樣？」他突然抬起了頭，驚
 異的眼光而帶着悲苦的神氣相望着她。
 「……」她毫不探我淚水又盈盈地流
 出了眼眶，轉過身去而嚶嚶地哭了，「您
 既說那不吉利的話，您還愛我嗎？」

我伸過手去抱着她，吻着她那卷曲的
 頭髮，接着替她拭乾了眼淚很親熱的雙手
 握着她底手。一輕！對不住！請原諒……」

「您總不該說那些不吉利的話！」她對
 我又一吻了，「……很長久的一吻，像表示
 她感激我那一翻安慰她的話。」

「我愛！我愛！……」我狂熱地呼喚着
 「……」她忽然沉下了臉：「明天
 呢？」

「幾時得見我的輕！」——他正在追
 溯着悲痛的往事。
 他低着頭想着，他在院子裏的草地上
 踱來踱去，許多人從他身邊走過，有人望
 着他，他也毫不在意的。

「花木琦，你這幾天來老是這樣靜，
 你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呀？」平西寺雄露着
 一個嬉笑的臉，遠遠地走過來迎着他。
 他輕抬起了頭，望望他；忽又低下了
 去。

「你究竟爲了什麼？」平西寺雄拍着他
 的肩。
 「……」他想說，又說不下去。「我
 沒有什麼？」

「你近來確實削瘦了呢？」
 「不見得吧！」他搖一搖頭。
 「平西寺雄於是走了。」
 「我當真瘦了嗎？」他自言自語地唸着

「我不知我究竟爲了什麼而來到此異國
 的支那，我打死了人家，人家打死了我，
 不是像死一條狗一樣嗎？支那原來是這樣

一個有毅力的國家，到不容易像野獸那樣
 容易征服的，過去的推想，不是那樣容易
 啣！唉！我們是受騙了，爲了他們幾個軍
 閥，而犧牲我們大批的國民，一船船的人
 民裝來，而一船船的白骨又裝了歸去，誰
 沒有白髮的雙親？誰沒有可愛的妻子？誰

沒有親如手足兄弟？他們已作了孤寡的人
 們，他們已作了未亡的可憐人，他們像打
 散了的孤鵝；——他仍然踱着，他想到這裏
 ，他的心像冰一樣地冷了下去，他知道實

在受人所欺騙了！他懷念着三個月沒有來
 信的輕，她也許改嫁了嗎？她或許另有來
 愛人嗎？他像要哭了！「唉！我的愛！已
 給別人所有了嗎？」他忽然微微的叫了起

來，他又轉念着：「不！輕，是我生平第
 一愛人，是我的，別人奪不去的！」……

「唉！但是我不知究竟幾時才得回去，
 我要跪在她的面前哭訴我的苦衷，誰知全
 日，我這塊骨頭不知要掉在什麼地方了！
 ……」輕！您那時還在幻想着您的愛人陸
 官回鄉來了嗎？或許感那時正在做夢，而
 正笑開着您那苦愁的臉；醒了回來，又在
 啼哭……」

當空襲的命令下了時。廣大的飛機場
 非常嚴肅，一陣陣吹過來南方的薰風，刮

振奮吧！弟兄

靖飛

弟兄！您！——
 為什麼老那樣消沉？
 老那樣頹喪？
 （誰不是和您一樣？）
 ——沒有了家，
 失去了爹娘；

振奮吧！
 別再那麼痛苦！
 別僅祇悲傷！
 血海的仇啊！
 我們總得求個報償！
 隨牠怎麼狠毒，
 那樣兇殘；
 （我們的信念，）
 正義的鐵流，
 定能淹沒侵略的瘋狂！

弟兄！您！——
 為什麼老那樣潦倒，
 老那樣陰暗；
 （誰不是和您一樣？）
 ——失去了幸福，
 沒有了溫暖；

振奮吧！
 別過度感傷！
 別僅祇嘆息！
 奴隸的鎊鏹啊！
 就在明天鏟斷！
 任牠如何橫暴；
 那樣囂張；
 （我們的信念，）
 和平的鐵拳，
 定能掀起世界的真理風光！
 一九四〇，一，廿九，夜稿。

得綠草像一片柔輕的縹緲，在大地上飄蕩。一列飛機排列在那遼原的一角，正響着那吃人的怒吼。
 花木琦也不知自覺地踱出了機場，他也看看同伴們的臉都是喜悅的，他懷疑着爲了什麼而這樣興奮，他認爲今天又是殺人的比賽囉！我們原來是殺人的劍子手呵！

八十歲的老母依然康健，他的輕不會瘦損了他的朱顏。……他腦後馬上又映上了他們被炸下的重慶。灰沙和煙火瀰漫着的天空，哭聲已充滿了街巷，血肉已燒焦在每一個牆壁上。在這一剎裏，這古老的一座山城已成了炸彈下的灰塵，幾多小孩失去了他的慈母，幾多青年的手脚，已飛在半空，幾多婦失去了她的愛人……悲慘和恐怖一幕幕從他腦海裏過，他覺得這是最不人道的事情，然而我們偏又要作第二次大的轟炸了！爲了少數的軍閥想做滅亡支那的迷夢，支那是不是會屈服呢？我再也不能解答，也不敢自信。

「轟！轟！」的炸彈聲，換來了一些煙火迷漫的半空，他不自主地也擲下了兩顆炸彈，他又反省着不該放了下去，我爲什麼會這樣殘忍呢！我真是有罪的人喲，他摸着胸前掛着的救生符，祝禱「支那人民的安全！」接着默唸着「阿彌陀佛」。

一個，一個，飛行員都爬進了自己的飛機，他也跟着爬了進去。
 一架，兩架，三架，飛了起來，向碧色的天空打着旋轉，他也跟着飛了起來，他幾度旋轉在那遼遠無邊際的天空，他便遙念着他那可愛的故鄉，他默默禱祝他那同伴們都向他打招呼，他也祇有點點頭。
 他們便在重慶上空開始着戰鬥和轟炸的任務了。
 一個翅膀漆着青天白日的飛機向他機身側邊襲了過來，他使機頭高高地向那機身的尾巴追了過去，那飛機便逃出圈套跟着前而幾個青天白日國徽的飛機向南邊飛去了！他想支那的飛行員的飛行技巧不算是低能，爲什麼我過去偏認爲他們是一類笨的東西，他飛得低低地跟隨他們轟炸了

着的那莊那連綿不斷的山峯，那溫暖的木……這大好的山河！爲什麼會遭受我們的蹂躪呢？……一座古老的山城在前面隱約的可以看見，突然接着隊長的暗示，要準備着轟炸了，他的思索便收了過來，注視着目的地。一點，二點，三點，像老鷹一般地展開在他們的前面，他接到同伴的暗示前線已發現了「敵」機。

伊蘭布倫 (六) 斯因

十四

喀爾格巴圖一馬當先，
不顧一切的，冒着敵人的砲火，
首先衝進了敵的防線。
他一面把槍口向敵人瞄準，
「砰——」
一面繼續的呼喚：
「衝——」
於是，接連着不斷的槍聲，
衝殺聲，戰馬的嘶聲，
是那樣熱烈的混成了一片；
敵人便也不斷的倒地，不斷的後退，
終於全部向後面總崩潰！
縱使牠們有精銳的器械，
也全然失去了作用；
牠們那猛烈的砲火，
已被勇士們的熱血征服！
我們頂不住血底肉搏，
也受不了正義的「懲罰」，
牠們唯有承認那慘敗的戰績，
給予牠教訓。
可恥的誘穴，
從此不許再讓我們聽見，
從此你這東亞的強盜，
永遠埋葬在死亡的墳墓裏，
不許再讓翻身。
負傷敵兵們的呻吟，
和戰死者臨終前發出的
最後底悲慘的哀怨，
一聲聲的，像是在
勝利的勇士們之前表示着
深沉的懺悔，
也許這是牠們終生的第一回。
唯有死的威迫才使得牠們這樣，
牠們也許真的馴良了。
真的也令人憐憫！
然而，教誰來憐憫？
是你們的主子罷！

可是牠們原就把你們
活活地送到死亡線上來，
願你們早些喪生！
那麼，唯一能憐憫你們的，
該是你們那可憐的老母和嬌妻，
也許確實是吧！
她們天天盼望你的消息，
期待和默禱你們有一天能夠回去，
然而，你們已經做了異國的冤鬼，
或者做了大陸的囚徒。
你們惟有抱恨終天，
獨自呻吟，哀怨！
除此以外，我們所能給予你們的，
只是一種恥笑和卑賤；
你們這些可憐虫啊！
是否這就是你們犧牲的代價？
爲着什麼呢？
你們又得着什麼呢？
是功名？抑是利祿？
是幸福？還是溫暖？
但你們一樣都沒有得到，
你們反而增加飢餓和疲勞，
你們喪失了原有的溫存，慈愛，
以及可貴的一切，
你們唯一的收穫，
祇有痛苦與奔波，
祇有死亡。
無疑地，這都因爲
你們是受了巨魔的鞭撻，
你們白白地做了侵略者的炮灰，
即使你們現在真誠的後悔吧！
但爲時已經太遲，
你們爲什麼早先不能掉轉槍口
向你們的敵人射殺？
你們的敵人，並不是中國的勇士，
而是日本法西斯蒂，
是罪惡與魔鬼的總代表。
爲什麼你們不能逃脫這厄運，
偏要戕殺你們自身？
你們這些笨蠢的「馬鹿」啊！
你，哦，不幸，可憐，恥賤。
(未完)

西部信箱

曾士風

一月廿八日夜

××兄：

前會寄一稿一函，諒收得。

「西部文藝」近日有暇細心閱讀，編輯排版均佳，其中長詩「伊爾布倫」令人注意，斯因不知何人，望詳告！

近寄上裴多菲譯詩二首。「西部文藝」一期以後，即未接得矣，望速寄下為感！

近日正出版「自由的旗」第二版，出版後，當即寄成都。（據作現在發現詩詩三篇，對於擬詩好評不少，頗為惶然。）

我在此間組織了一個「詩時代社」望成都寫詩的朋友幫忙！希速來函，勿祝撰安

于豪

一月十二日於金華。

編者先生：

恕我陌生的來給你寫這封信吧！不，我將以愛護這天真的孩子——「西部文藝」的熱情，來向乳母似的你們供獻一點教養的方法，（即是好事的讀者的我的練教）使它得在這偉大的時代裏不因暴雨狂風而失調，很健康的一長成人，立即起來對敵人作戰，完成它建國的文藝任務。以下

的便是我對它的練議：

一，封面：「西部文藝」的封面，似乎同以前的「抗戰文藝」沒有兩樣，這點是較之成都的一切新出版的文藝刊物，如「××」「××」等來得超脫得多。

二，版式與內容，版式自然非常的明顯，沒多誤頭，只不過內容，我覺得過於單調了點，也正是編者所說的「不調和」，在我以為今後的「西部文藝」除了封面每期僅易木刻而外，色調是非常藝術的，不用着改。但第一頁至第二頁，至少要刊上四篇以上的有關文藝的短論，不妨命名曰「筆談」或其他。其次才刊一說一二篇。中間的「詩抄」更不宜過多。再其次才刊「報告文學」一篇至兩篇。書評每期非要一篇把不可。末後還得添上「讀者通訊」或問答半頁，這樣決定了它的版式，將來准會受讀者熱烈的歡迎的。

我謹以最真誠的心，希望它早日健康的出現在成都文壇。自然說不上「指教」了。完了，請原諒我不會說詩詞！敬祝撰安

××先生：

貴刊出版以來，已到第四期了，鄙人皆一一讀過，可說是貴刊的一個經常的讀者。貴刊編排的新穎內容的充裕，為鄙人素所欽敬的，但就是坐享其成，沒有替貴刊出過一點力，以盡讀者的義務，又覺得慚愧得很。……日前閱讀第四期，欣悉貴刊將有叢書出版，鄙人欲購「從軍瑣記」與「中尉夫人」各一冊，未識定價若干？何時出版？知附上郵票三角，以作預約之費，下欠幾何？請來函示知，當即奉上，若叢書及刊物（五期）現已出版，請即寄下，以得先睹為快！并請先生暇時多加指教，不勝感激，！敬祝撰安

讀者陳應祥上

一月十五日于渝。

編者先生：

在非常時期，文藝工作者所負的使命太偉大太艱鉅，書攤上橫七豎八的躺着許多小冊子，雖然，不可否認的那也是文藝工作者的工作表現，然而……不是恭維，「西部文藝」在目前的四川，簡直就在整

個中國吧！的確是一本聖潔豐滿的冊子：純粹是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完全本抗戰的需要，因此，「西部文藝」雖然還不能滿足我，然至少沒有第二種純文藝的東西值得看了，所以在貴刊計劃整理的時候，有一點希望，請先生能盡量滿足我和其他愛護貴刊的朋友：月刊似乎太不夠，雖然目前成都的困難太多，但是相信只要下最大的決心，作最大的努力，總可能逐次把「西部文藝」變成半月刊，旬刊，以至週刊三日刊，我這樣企求着總在不久的明天吧。又貴刊之內部情形（如創辦人等）讀者很高興知道，想先生總能抽空見示吧！先生太忙，再談！此祝

撰安

讀者靖飛上

子愛兄：

兩，稿均收到，謝謝！

「伊蘭布倫」的作者斯因，是一個曾經參戰的熱血青年，並且在前年同高君曾與兄一度在東戰場的×縣會過面，如果你尚能記憶及之，當可想像其人，恕不詳細奉告。

譯詩甚好，其中一首已在本期刊出。并已將本刊一期以後搜集寄上，（一二兩期已無存）以後亦當按期奉寄。

大作「自由的旗」再版如已印就，請即寄來若干，以便廣為推銷。

已轉知此間詩友為「詩時代社」服務

編者

士風先生：

承示各點，當盡採納，以後尚請時加指教！

應祥先生：

編者

本刊出版叢書，還在積極進行中，惟印刷及種種困難原因，何時出書，尚不能定，（如本刊第一部叢書「伊蘭布倫」於去年十一月間即已付印，迄今尚未脫版，此其困難原因之一），但當盡力進行，俟出書後，即可奉寄。在未出書前，暫將先生寄來書款遺作本刊五期以後之訂閱費如何？五期及本期均已先後付寄。

編者

靖飛先生：

承對本刊愛護，並予獎飾，益感慚悚！

本刊在未創刊以前，原擬辦半月刊，但因種種困難，始決定辦月刊，至於由月刊改為半月刊一節，恐最近的將來不易實現。惟當盡力使本刊健壯，俾副厚望。本刊係由幾個由前線回來的工作者而且又是愛好文藝的朋友共同創辦的，這些

朋友並非「知名之士」，祇不過是熱心文藝工作的熱血青年而已，在未創辦本刊以前，他們都是一名戰士，就是現在也是一樣，所不同的，只不過所擔負的武器由「槍桿」而換上了「筆桿」。就是把這些無名聲的名字告訴了你，於你也暫時，無用。還是請你共同為本刊努力吧！

道讓先生：

編者

盼多為本刊寫短論！

田望先生：

編者

詩甚好，已於本期刊出，並已奉寄一冊。

編者

新奇先生：

寄來郵費，已移作贈送本刊運費之用，我們不能作何酬謝，非常抱歉！

編者

精忠先生：

「不如歸去」命意太消極了，因為在這個時期，我們仍須繼續我們鬥爭的熱情來努力，雖則，四週的遭過是那樣的惡劣，但「海燕」永遠是為勝利而艱苦的飛翔和呼嘯的。恕我冒失吧！

編者